

七日談

（上海篇）

拿到《英漢大詞典》第三版，我首先查看最後一個詞條，看見「ZZZ」仍在，不禁莞爾一笑，陸谷孫先生當年調皮地設置了這麼一個「機關」，讓這部厚重的詞典突然有了親切可人的感覺。ZZZ的釋義是：「（漫畫中）表示鼾聲的符號。」陸先生看完全書校樣，「最後還有雅興加上一個鼾聲符號條ZZZ為全書結尾，表示事竣歸卧去也……」（《〈英漢大詞典〉第二版主編感言》，《餘墨二集》第三十八頁，復旦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九年七月版）是要痛快地睡上一覺，《英漢大詞典》是從一九七五年啟動編纂，上卷一九八九年出版，下卷是一九九一年，十六年辛苦不尋常。又花了十六年，二〇〇七年推出第二版。為了集中精力編好詞典，陸谷孫曾給自己定下「三不主義」：一不出國，二不另外搞書，三不在外固定兼課。陸先生嘗言：「編詞典是很安靜的，很艱苦的，有時候是很機械的。」（《〈你這一生離不開它〉》，《餘墨三集》第四百五十七頁，復旦大學出版社二〇一八年三月版）詞典出版後，陸先生聲名益隆，要想坐住冷板凳，要靠自我的定力。

改朝換代了，朱績崧主編的《英漢大詞典》第三版今春出版，我既不搞翻譯，也不再發誓學好英文，但是，還是在原有的兩版外，立即添置新版，這不過是向幾代詞典人和出版者表達一位普通讀者微不足道的敬意罷了。「陸老神仙」（這是網友們給陸先生的雅號）說《英漢大詞典》「瞄準的是學術性、實用性、知識性、穩定性、趣味性」，（《第一版前言》）第三版主編「文閣閣大學士」（朱績崧的網名）也強調，他們編這樣一部詞典，要讓中國的英語學習者認識到英語不僅僅是托福、雅思這樣的標準化考試。我這個外行在學

術性等方面難以評價詞典，在知識性、趣味性上，這部詞典深挖淺嘗都別有趣味。比如Shanghai這個詞條，我第一次知道它還有一個義項：（上海產的）浦東雞。我用AI查了一下，浦東雞可不是泛泛之輩，它又名九斤黃雞，體形大，肉質好，西太后慈禧稱牠是「江南的金鳳凰」。在《中國大百科全書》網絡版上也有專設詞條，非我等「牛馬」可比。跟China也是「瓷器」一樣，老外眼裏的上海名產跟地名直接捆綁了。我問了幾位上海出生的人，他們也是頭一次聽到還有這個說法。作為動詞的shanghai更是道出「冒險家樂園」的時代和地域背景。它的釋義是這樣的：

vt. 1 〔舊〕（用麻醉劑或烈酒）使失去知覺而被綁架當水手：be shanghai'd onto a foreign ship被劫持到外國船上當水手。2 〔口〕（用武力或武力威脅）強行拘留；誘拐。DER shanghai'er n.[< SHANGHAI'，源出19世紀時使用強迫手段挾挾水手遠航東方尤指上海]

讀詞典都讀出冒險小說的感覺了。這部「小說」有二千四百頁，二十五萬個詞條，第三版比前一版增加了三萬個詞條，修訂條目佔比百分之三十。我想除非有朝一日安居桃花源中，不然別想從頭到尾讀一遍。不過，這裏面像ZZZ和shanghai這樣的彩蛋一定還有不少，有心人把它一一挖出一定大開眼界。從專業的角度而言，收到《英漢大詞典》的第一版後，錢鍾書、楊絳有評價：「細貼精微，罕可倫偶。」（《「靈光驟矣！」》，《餘墨集》第一百七十三頁，復旦大學出版社二〇〇四年八月版）讀者的反應可以用數字體現，據新聞報道：兩版《英漢大詞典》紙質本印數七十萬冊，搭載的電子產品累計銷售一百五十萬份拷

貝，歷年版權收益二千三百萬元。這部辭書已經是一個閃亮的文化品牌，這令我想起當年工業上的「上海製造」，當年上海產的「三轉一響」（永久自行車、蝴蝶縫紉機、上海手錶、紅燈收音機）那是品質的象徵，國人心中的美好生活具體追求。那麼，文化呢，能夠彰顯文化實力的「上海製造」都有什麼呢？《英漢大詞典》，《辭海》，《漢語大詞典》，《十萬個為什麼》，《中國歷史地圖集》（上海學者主編的）……如今，歷久彌新的品牌還有多少呢？這又必然要談到傳承與創新、固本與探索等問題，或許長達半個世紀的《英漢大詞典》的編纂史也能帶給我們很多啟示。比如它又老派又開放的特性，比如它是國家哲學社科重點項目卻在工期上有相當長度（十四年），比如第三版除了一個「講師」主編外，竟然沒有高校教授、師叔師爺們參與，比如上海成立了有編有人的英漢大詞典編纂處以保證這項工作長期和穩定……總之，要想拿出一點經得起時間



檢驗的成果，絕不是填幾張項目表，開幾次成果評估會所能辦到的。

我這裏還沒有提到居功至偉的先後兩任主編，陸谷孫先生不用多說，大家早已了解。朱績崧是誰？我想二〇一四年八月，「陸老神仙」宣布要把主編交棒給這位年僅三十五歲的「大學士」，他就沒少接受這種不是太信任的提問吧。《英漢大詞典》第三版推出半年多了，官媒宣發熱鬧了一陣，好像有關人士沉默居多，網上的批評和嘖嘖喳喳也不時出現，前兩版大詞典出版後也不全是交口稱讚，學術討論實屬正常。不過，這一次是一位年輕的主編剛剛交出的答卷，如此對待讓我感受到一股寒氣。這是當今上海文化中非常差勁的「慣性氣體」：派頭足，架子大，不活躍，由論資排輩到墨守陳規，丟了海納百川的風範。再進一步說，做事情的人應當得到鼓勵，而不該受到過分的指責，否則都是高高在上的完美無缺的裁判者，誰肯下場去跑這個馬拉松？更重要的

是，我認為這樣的氛圍，不利於「上海製造」創新品牌，甚至連舊招牌都保不住。

那麼，朱績崧究竟何德何能可以做主編，且聽——下回分解。

◀「浪奔・浪流——2025陳幼堅・歐陽應霽雙個展」正在上海久事美術館舉行。 中新社

石上一抹綠

我寫東西善「磨」，算是「打磨」，也可說是「磨洋工」——文思不暢時，我索性以消磨時間的心態，反覆推敲，有時僅為給一句話換一種表述方式，就不惜嘗試各種手法，慢慢的，還真會磨出一個好句子，如同一道微弱燭光，使一間漆黑的屋子有了光明，讓「雞肋」文章有了味道。

比如，有次寫中學時的暗戀，寫到那位女同學轉學了，我倏然失落，繼而迷惘，終至絕望，因為我年紀尚小，不了解外面的世界，更不好意思打聽她轉去了哪所學校，對一個情實初開的少年來說，這無異於永別。如何表達這種傷感的情緒？若用「失落、迷惘、絕望」去直抒胸臆，也未嘗不可，但覺得沒勁也沒味。梗阻於此，幾度想放棄，但到底不捨，於是就在此處磨來磨去，終於磨出了一句話——「那年我十三歲，覺得另一所學校就是另一個星球。」「另一個星球」，讓我找到了表達的出口，也使這篇文章有了亮色。

我多數文章的閃光點，大多是這樣笨拙地「磨」出來的。總有讀者說，我的文章題材並不新穎，文筆也平實，但總會有一兩個詞句或細節，讓人眼前一亮，彷彿一塊尋常的石頭，因為上面有一抹綠色，便有了玉的模樣。

實際上，我可不就是一個平凡的石匠麼，得到一塊石頭，因為它略有形狀，便捨不得扔，想順勢將其打磨成一個象形物件。雖然我知道，無論怎麼打磨，它仍是一塊石頭，成不了玉。但是，我不去打磨它，還能做些什麼呢？——日子總得慢慢熬，手頭總要有點事做。何況，只要在磨，總會有令人眼前一亮的驚喜，比如磨出了一抹玉的顏色，或是一片特殊的紋理、一幅維妙維肖的圖案，讓我所做之事有了樂趣和意義。

我也以這樣的心態和方法去打磨生活。

普通人的生活，就像一塊普通的石頭，品相一般，質地粗糙，過這樣的日子，辛苦也乏味，但只要以「磨洋工」的心態，以笨拙方法去磨，總會磨出「玉」的驚喜，哪怕只是一抹玉的顏色。年輕時，我的心氣很高，希望通過努力出人頭地，過上高品質的生活，人到中年，卻放棄了許多，只希望健康、安靜，希望生活多給我一些「磨洋工」的時間，讓我去打磨生活這塊石頭，滿足於意外出現的一抹綠色，並讓這玉的模樣，逐漸產生玉的質感。沒有大富大貴，卻活得有滋有味。

君子玉言
小 杳

回到老城收拾老屋，差不多要穿越整個城市。車流不斷，工地處處，到處忙忙亂亂，我只覺得喧鬧。下了地鐵，粉紅的晚霞在府山背後，映襯着大善塔，我隨手拍下照片。

走進老街區，終於安靜下來。枕河人家有的在廊簷下炒菜，有的一家人在門前圍坐吃晚飯，有的屋內傳來家人說話和電視的聲音……市井煙火一如往常。萬家燈火間，母親的老屋沒有燈光，門是關着的……走進老屋，我有意大聲叫道：「媽，我回來了！」然而，老屋靜寂無聲。

記得那些年，無論我們幾點到，母親都等着，小燉鍋裏煨着紅棗蓮子羹，溫熱的，到家就能喝。冰箱裏還買好了我喜歡的甜酒釀。冬天回來時，我跟母親擠一張床，母親把電熱毯開得暖暖的，母女聊着天，慢慢睡着。我把屋內所有的燈都打開，一個人坐在客廳裏。我和妹妹來過幾次，東西已收拾差不多了，母親的床和枕頭都留着。此刻，聽不見母親叫我們的聲音，看不見母親的笑容，但感覺母親還在，我坐在沙發上好像在等母親。覺得母親就是出門了——就像從前，上街買東西去了，到圖書館借書去了，去看越劇了，去走親戚了，去新加坡了……

這是母親走後，我第一次獨自回來。前幾天都是與姐姐妹妹一起同行，聊聊天，能把話題岔開。但這哀傷，我終要獨自面對。上午路過母親住過的醫院，那些日夜陪伴母親的情景浮上心頭，忍不住淚流滿面……

初冬時分，街邊依然隱約桂香，還有一棵桂花樹在開——母親曾提醒我們，今年是閏年啊！這縷芳香，母親能聞到嗎？母親之聰慧，在病中更讓我們刮目相

老屋的思念

看，我們只知母親聰明，卻不知母親如此聰明，超出我們過去的認知——思路一直清晰，反應一直敏銳，記憶一直極好，過去的經歷、老同事的名字、在香港一百層樓上吃料理看日落、八十歲生日在夏威夷、十多年前在新加坡拍照的背景都記得清清楚楚……什麼卡在哪裏、裏面還有多少餘額，我們誰給的什麼東西怎樣處理、自己「走」時想穿什麼衣服，甚至手機密碼也早早取消……都考慮得妥妥當當，滴水不漏。

母親越清醒，我們越心疼。有時我們想，寧可母親糊塗一點，或許能減少痛苦。每每想起母親最後那句清晰又帶着歉疚的話「還有尿片嗎？……幫我換換吧」，我就心痛得慌，母親一輩子體體面面，總是怕給任何人添麻煩，哪怕她的女兒。

母親怕我們傷心，自己病痛中，卻一再安慰我們：你們帶媽媽去過那麼多地方，看那麼好的風景、吃那麼好的美食，孩子們都孝順，媽媽很幸福，媽媽沒有遺憾。

在母親生命最後一程，子孫環繞陪伴，片刻不離。我們都不善言辭，忍淚日夜守護母親，母親清醒我們就假裝輕鬆地聊天，想吃什



麼馬上去買，腿痛背痛就揉腿拍背……母親難受時，我們不敢睡覺，整夜坐在床頭盯着。母親身邊始終有自己的親人陪伴守護。母親清醒時，我把寄給媽媽還沒來得及看的書《縫紉與決絕》拿到病房，說：媽媽我讀給您聽吧。母親說：好！但母親最終沒機會聽我給她唸書了。

我和妹妹從母親衣櫃裏選了一些衣服，帶走自己穿。還找到幾本相冊，家裏的老照片，我們小時候的、上大學時的、成家後的，母親都保留着。那些年，全家圓滿，笑容舒展，一張張翻看，令人感慨不已。

母親講過我不到兩歲時，母親因病住院，我跟爸爸說：媽去哪兒我去哪兒，媽媽住院，我就去不了啦！長大後，我們很希望自己走到哪裏，就帶媽媽到哪裏，與媽媽一起看這個世界。收拾母親的遺物，還發現了二〇一九年為母親申請赴港探親的審批表。母親曾在二〇一五年、二〇一六年到香港，與我小住三個月。如果不是後來香港發生事端，母親本可第三次赴港，那我就能多一些與母親在一起的回憶了。

二〇一六年的母親節，我在朋友圈寫：「過去出差密集，時空轉換頻繁，常常夜裏突然醒來，茫然不知身在何處。記得有一次回老家，夢中大叫『媽，我在哪兒？』母親聽見了，白天聊起，母親笑說：不知道自己在哪，還知道叫媽。或許在我們內心深處，潛意識裏，媽媽總是那個不離不棄、最可靠、隨時召喚的嚮導和陪伴吧。」

將來我的夢中，會不會再叫：媽媽，我在哪兒？可是，老屋燈明如舊，卻再也聽不見媽媽的應答了。

◀老屋依舊，母親安在。 作者供圖

馬拉松洪流的啟示

如是我見
陳 安

洪流，那是浩大的水流，也可以是浩大的奔跑的人群。十一月初，一個明艷的秋日，紐約市舉行第四十九屆馬拉松比賽，將近六萬名參賽者形成了人的洪流，就如滔滔不絕的浪濤在紐約街道上激盪着青春、活力和歡悅。

他們來自一百三十個國家及地區，從斯坦頓島奔湧而出，經過全市五個行政區，跨過紐約灣、東河和麥迪遜河上的三座大橋，全程二十六點二英里，也即四十二點二公里。肯尼亞男子冠軍用兩小時零八分零九秒跑完，肯尼亞女子冠軍用兩小時十九分五十一秒跑完。

跑步隊伍從曼哈頓第五大道北端奔流而來，經過我們哈萊姆公園歡迎站，其中就有我，一個八旬華裔老人，以三個多小時分享參賽者的辛勞、堅毅和喜悅。

他們大多身穿T恤衫、汗背心和短褲

子。隊伍中有男有女，有老中青三代，有不同的膚色和髮式；有鎮定的臉色、堅韌的嘴角，更有綻放的笑容；有人大汗淋漓，有人氣喘吁吁，但無任何痛楚神情。一見到熱情的歡迎人群、噴噴的五彩紙屑，一聽到響亮的鼓聲和加油聲，他們更是笑逐顏開，精神抖擻，甚至伸展雙臂，跑近觀眾和他們擁抱。只見一位老婦人向我們站在一起的這群人跑來，我身旁一個姑娘立即伸開雙手，兩人迅即緊緊擁抱。我不禁問老人：「您多大年紀？」她響亮回答：「五十七。」她歸隊後，姑娘含淚對我說：「她是我媽咪。」

尤其令人矚目的是坐在輪椅裏的參賽者，比賽專為他們計時，有他們自己的冠軍。我還發現多位拄着雙拐的跑者，其中有一位是白髮老婦，還有兩位獨腿男子——他們或許是曾奔命於沙場的退役軍人，今

天他們用拐杖觸地前行的則是安全的街道，沒有槍聲，沒有炮火，而馬拉松所追逐的不就是一個沒有戰爭、沒有動亂的世界，讓人們在和平、自由的環境裏為強健的身體、高尚的精神而奔波磨練？

這是一場長跑徑賽，你可見不到一般體育比賽中常見的緊張、拚命。是的，對絕大多數馬拉松參賽者而言，他們顯然不是為奪冠軍、破紀錄而來。不過，每一屆馬拉松比賽，《紐約時報》倒是都要用幾個版面刊載所有參賽者的名字，包括最後一名抵達終點者。

瞧，他們來了，勇敢地來了，但沒有野心，無意追名逐利，知道自己是龐大隊伍中的渺小一員，是洪流中的一朵小小浪花，所以他們同心同德，同舟共濟，沒有絲毫念頭要絆人一脚，要搶在別人前面，而在這漫漫長路上充分表現出沉着、從容。他

們也不甘落後，努力加快腳步，卻從不顯得張皇、恐慌。他們只願在比賽中接受一次嚴峻挑戰，檢驗一下自己平時跑步鍛煉的成果，考驗一下自己的體力和毅力，並為自己今后的健身運動籌劃新的計劃。

不錯，馬拉松會讓你謙虛。眼見一個個在我面前跑過的人，我覺得他們都是謙卑者，虔誠者，在艱辛路途上進行自我修養，冶煉品格，正如屢次奪冠的肯尼亞長跑運動員基普喬格所說，馬拉松比賽「鍛煉的不僅是體格，而且是心靈」。

馬拉松其實也是人生道路的象徵，在賽跑路上所需要的自信、耐勞、堅持，所必具的自我挑戰、堅韌不拔、絕不退縮精神，正是我們行進在人生道路上所必需的。不管在賽跑路上，或在人生道路上，無論遇到多少坎坷、挫折，讓我們都笑着去跑吧。